

自由的限度

□高明昌

母亲的内心世界是担惊受怕的，因此，母亲一再催促二妹快点买链条箍，确实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。

我回家了，黑里看见了，朝我喊了一声“汪”，算是打个招呼，然后就想躺下了。我走了过去，想看看它如何迎接我。黑里站起，腿脚开始跑个不停，跑的里面还夹着跳跃的动作，但自始至终都在链条长短的直径里跑的，这个跑其实就是兜圈子。我当时想，这个链条箍还真是了得，套了就限定了黑里走步的距离，而且也套出了习惯。现在，链条箍不套黑里头颈了，但黑里的眼里还有链条箍，心里更有链条箍。黑里不是人，但比人更懂得有形与无形。黑里对自己的表现蛮得意，望了望我，像是对我说：你看看，我识相吗？跑的地方，对哇？

我有意离开黑里身边十几米，招着手对黑里说，过来，到这里来，黑里听到了也听懂了，脚是不停地动着，但就是不向前跨步，是原地踏步。黑里心里也打颤，出去，就等于走出了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活动范围，是坏规矩的，明显的不可以的；不走出来，就等于不听主人的话，也不见得是对。黑里低下了头，像在努力思考，思考的结果是：还是坐在自己原来的地方好。坐下后，黑里就别转脸盘，再把竖起的耳朵拉下来，贴住了自己的耳根，干脆躺地了，不动了。我拔挺喉咙喊了几声，黑里也只是微微地抬一抬头，几秒钟后又将头垂放地上。

人的随性无处不在，随性一定随意，随意一定在随时。黑里的无视与冷漠，一下子激怒了我，想惩治黑里的一个个想法与做法都在刹那间生成，你不来，我偏要你来。我走了过去，一把扯起了黑里的耳朵，一边扯一边说，话不听是哇，想吃苦头，是哇？黑里被我扯痛了，叽里咕噜地嗯着，双脚像拖地板一样朝前挪着碎步。它哪里知道，它现在去哪里，为什么去哪里？都由别人作主的，它的任务就是听话，这个话对不对不需要研究，需要研究的是你吃了谁家的饭？黑里吃的饭是我们家的，不是它自己劳动出来的，吃谁家饭，听谁家话，这也是规矩。

黑里一脸无奈，被我拉到了客堂的门口。我对它说，就站在这儿，朝里看，别动！黑里听懂了，看懂了，但是黑里始终觉得这不是它应该站的地方，它的眼睛狐疑地看了看四周，随后盯了我一眼，想动脚，想回去。我看出了黑里的想法，马上正告：坐好！黑里转了转头颈，用前脚往头颈一伸又放下，发现头颈里空落落了。我估计是想起了那根链条箍，链条箍在，链条在，链条在，自由在，而且还有一块小地方，虽然不大，毕竟是自己的，想走想动，想睡觉，都可以自己说了算的。现在没有了链条箍，是可以走东走西，有更大的自由，但这不是自己的自由，是别人的自由，这个自由看起来还是不要的好。

狗年说说狗

□许士杰

要说这鸡呀，自古以来赞誉之词不绝于耳。“雄鸡报晓”宣告光明的到来；“闻鸡起舞”催人及时奋发；“金鸡满架”彰显农家富裕祥和。鸡有“五德”：戴冠者，文也；足傅距者，武也；敌在前敢斗，勇也；见食相告者，仁也；鸣不失时者，信也。刚写这几句，恰巧被妻子看到，她说，不是说要写狗年说说狗的吗，怎么还写鸡呀。呀！“跑偏”了，属鸡的我总是对鸡情有独钟。言归正传，还是说说狗年说说狗吧。

鸡虽有赞誉，但狗也不赖。记得下乡时，村里人就特别喜欢养狗，看家护院，村里人睡的踏实。尤其是风雪之夜，那么轻轻的一声狗叫，给远归的人们多少家人的温馨。有道是：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。农村还有一种习俗，小孩子在有大名之前，还得给他取个“阿猫阿狗”的绰号，希望他消灾避难，长命百岁。我的一个同学的绰号就叫“阿狗”的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“阿狗”是他的昵称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似乎只有“阿狗”这个词才能把父母心底最深的疼爱和呵护之情叫出，亲情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浓缩在这个朴实的词语中，然后传承下来。

鸡有“五德”，狗也有“三德”，此话怎讲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“富贵不淫”是“狗德”之一。无论生长在多么富贵的人家，它从不锦衣玉食、铺张浪费，

有点残渣剩饭便可度日。

“贫贱不移”是“狗德”之二。有句话叫“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”无论主人多么贫穷，他的狗都不会离他而去。你若不离不弃，它必生死相依。

“威武不屈”是“狗德”之三。电影《犬王》里的一只军犬，面对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，勇往直前，率领众军犬咬得鬼子四处逃窜，令鬼子们谈“犬”色变，草木皆“犬”。

当然，我们也有不给狗面子的時候，常常把人性的卑劣“栽”在狗身上，以至于耳熟能详的成语、俗语，凡是涉及狗的，几乎全是贬义词。其实，狗没有人类那么多缺点，狗若懂得修辞学，肯定不同意和那些龌龊小人相提并论的。再说，这指桑骂槐的贬义词，骂的是人，与狗无干。

最给狗面子的要算十二年一回的狗年，可能是人们终于醒悟，把狗说得一无是处对人也没有有什么好处，因为狗毕竟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。假如狗真的那么品行卑劣，它是无论如何不能入生肖的。

“练就大破锣嗓门，感悟摇尾巴智慧，领会啃骨头精神，激励敢吃屎勇气，培养拿耗子风格”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有人在狗的叫声中发掘出一种吉祥意义，于是“狗年旺旺”成了一句流行语，属狗的和不属于狗的人对狗年的来临，便都多了一份期望……

杂吟(五首)

□王海

稻穗 一春一夏的汗水 凝结成一粒一粒的金黄 穗子沉沉地，弯了 与爷爷对望	都是哗哗地 唱着前进的歌
山巅 向下看，高于万物 向上看，只觉自己的低矮	鱼虾 落网，只因太自由了 上钩，只因太贪婪了
水 向低处，面对曲折	煤炭 沉闷于地下，黑得可怕 一旦见到了太阳 满腔的火热 立即被点燃起来

每当我看到人家遛狗，就想起昔日我乡下儿子养的那只“阿黄”。农家养的狗，黄的就叫“阿黄”，黑的就叫“阿黑”……不像城市里养的狗，主人都会给狗起一个宠爱的名字，什么“宝宝”、“贝贝”、“肝肝”……农家养狗一不拴绳子，而不关笼子，成天散放在外，视野开阔，自由活动空间巨大，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故比起城市里那些出门拴绳子，在家关笼子的狗来，要见多识广得多，机灵聪慧得多，处事老到得多。老伴跟我随军后，对我说起家中阿黄的乖巧聪明。说她在大队小工厂上夜班的两年里，自己胆小不敢一个人走夜路。幸亏有家里的阿黄每夜送她上班，接她下班。两年里阿黄寒暑不惧，风雨无阻。直到她随军离家为止。故我与家中的阿黄虽没见过面，但早就对阿黄有了好印象。事隔三年后，老伴随我转业进了宝钢，由于她在部队生活有了改善，人又省力，又有空保养，白白胖胖的，较在家时判若两人。回家进村的那

袅袅炊烟恋家园

□张建华

每个人心灵的深处都深深眷恋着家园的感觉。家园是一个安详的所在，她不属于城市，她属于枣树、槐树、海棠，她属于黛瓦青砖的院子，她属于在这种底色上生生活动着的一切。而袅袅炊烟恰是这一切的浓缩，世间万物如炊烟一样静静地来，静静地去。落霞余晖里村落的上空归鸟阵阵，炊烟袅袅，轻烟若雾，随风飘拂，宛若对游子温暖的召唤。人都喜欢炊烟，喜欢炊烟弥漫的纯朴，喜欢炊烟升起的宁静，喜欢炊

烟飘荡的空灵。炊烟富有诗意，它是“夕阳有诗情，黄昏有画意”的风景，欣赏它，可以袒露胸怀，放松心情；炊烟富有诗情，它是“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”的意境，欣赏它，可以寻回久违的安宁与恬静；炊烟富有诗魂，它是“长烟落日孤城闭”的生活积淀，欣赏它，可以感念生命的质朴与纯真。炊烟的载体——灶，它就是一个古老的故事，是一段如歌的岁月，稻秆燃起时火星四溅的灼热，木头锅盖掀开时带着雾气的菜香，那一份嚼在

口中美味不愿咽下的锅巴，让多少离乡的游子潸然泪下，薪火相传的灶头，清浓淡染着家园，给寥廓的天空送去了温暖，冉冉升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希望，升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幸福向往。

如今，灶的智慧正慢慢被商界的雾霾所淹没，灶王君的劝诫似乎也正被自负实用的现代人丢掉。但厨房燃起的还是那团灶火，生生不息呵护着万千生灵；锅碗瓢盆还是一样的磕碰，不温不火演绎世间百态；忙碌的人们上天下海，高科技也未能脱俗柴米油茶，挖掘和保护开发“灶文化”，就是留住奶奶的那一方灶台，就是留住灶台上的一缕袅袅炊烟，就是维护你安放身心的家园。

怀念乖犬阿黄

□朱永其

天，连当年朝夕相处的婆妈婶嫂也一下子认不出她来了。当她走到自家门口时，蜷缩在窝里的阿黄一见有“陌生人”上门，就圆睁双眼，竖起鬃毛，对她狂吠起来。

“阿黄，你不认得我啦！”她一声喊，怪哉，阿黄真的不咬了。两眼直盯住她一阵后，随即就对她摇头摆尾起来，一股劲地朝她身上靠，立马高兴得像发疯一样。它也认准我是自家人，故对我也亲热起来。随即阿黄一溜烟地往村东边的自留地跑去，不久只见我儿子和阿黄脚步匆匆地在往家里赶来，原来是阿黄去向我儿子报的信。我再次被眼前少了一只耳朵的阿黄的乖巧聪明所折服。

当我夸阿黄乖巧聪明时，儿子对我说，我家的阿黄不但乖巧聪明，还是只见义勇为的侠狗

呢。说是去年夏天来了只外村上的大黑狗。抢吃邻家小白狗的食物，还在欺负“小白”。阿黄看到后奋不顾身地奔过去帮小白狗，自己被大黑狗咬掉了一只耳朵仍不退却，阿黄虽小但反应灵敏、动作敏捷，它专攻大黑狗下身的“那个”。真是英勇无敌，硬是把大黑狗咬逃了……此刻，阿黄便铭刻在了我的心头。就这样年复一年，阿黄与我们的距离与时俱近，情感与时俱增。每当我们回老家回宝钢时，阿黄总是送到我们上车，等车开走了它才回家。到1987年我与老伴回乡下与儿子一起过第五个春节时，不见我心里一直惦念着的阿黄出来迎接我们，心里很纳闷。“怎么不见阿黄？”我要紧问儿子，儿子显得忧伤地告诉我：“阿黄在前两个月死了”。于是儿子向我们讲述了阿

黄死去的详情。说阿黄最恨那些走村窜乡的“买羊人”，因为他们常趁村里无人时，顺手牵羊地偷走人家的各种东西，故他们一进村，阿黄就窜至半场，对他们狂吠以驱逐。“买羊人”亦因此最恨阿黄，总在阴谋算计要害死阿黄。今年清明脚里，村上来了两个“买羊人”，他们见村里静悄悄的没有人，走过我家门口时，见“冤家”阿黄正好蜷缩在窝里熟睡，便顿生歹念，他俩张开手拿的麻袋口，偷偷地走到了阿黄窝边，罩住了阿黄的头，阿黄被惊醒一冲，正好冲进了他们张开着的麻袋里，他们即用两手捏紧麻袋口，背起阿黄向村后的水桥走去。要把麻袋里的阿黄放进冰凉的河里淹死，阿黄在麻袋里拼命挣扎，乱咬乱叫。惊醒了在家养病的姚家婶婶，她要紧开门出来，对两个贼大

吼一声：“快来人、有贼在偷狗！……”两个贼忽然间听到有人大喊，神经质地一吓自然松了手，已被他们淹得死去活来的阿黄猛地冲出麻袋，越河向对岸逃跑而去……我儿子一回家，就把刚才阿黄死里逃生的事告诉了我儿子。

我儿子见刚从死里逃生回家的阿黄，浑身湿漉漉的，还在不停地发抖咳嗽，要紧用干毛巾擦干阿黄的身体，拿出阿黄最爱吃的食物……阿黄从此犯上了严重的肺气肿和恐惧症，阿黄成天在极度的恐惧、病痛与忧郁中煎熬，三四月后就变成皮包骨了，且身体总是在不停地发抖咳嗽，我儿子请兽医给它看了几次，配了不少药医治，就是不见好转，到了12月份，在一个风寒霜凝的夜里，阿黄蜷缩在自己的窝里走了，终年12岁。阿黄死后，我儿子把它葬在依偎在苏州河怀里的村公墓旁边，仍让它与村里的人在一起，看看苏州河的风景，听听苏州河的涛声……